

La Noblesse de L'esprit

〔荷〕罗布·里曼 著

霍星辰 张学敏 译

# 精神之贵

## 一个被忘却的理想

没有民主的地方是否还有文化存在？

“精神政治化”中人是否还拥有自己的梦想？

人的尊严是否建立在名利之上？

物质社会中是否还有人在意精神之贵？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La Noblesse de L'esprit

〔荷〕罗布·里曼 著

霍星辰 张学敏 译

# 精神之贵

## 一个被忘却的理想

没有民主的地方是否还有文化存在？

“精神政治化”中人是否还拥有自己的梦想？

人的尊严是否建立在名利之上？

物质社会中是否还有人在意精神之贵？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La Noblesse de L'esprit

© 2008 by Rob Riemen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Divas International, Paris.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精神之贵：一个被忘却的理想 / (荷) 里曼(Riemen, R.) 著；霍星辰，张学敏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12

ISBN 978 - 7 - 5117 - 1799 - 3

I. ①精… II. ①里… ②霍… ③张…

III. ①随笔 - 作品集 - 荷兰 - 现代 IV. ①I56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34164 号

### 精神之贵：一个被忘却的理想

---

出版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贾宇琰

责任编辑 霍星辰 郑菲菲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33 (编辑室)

(010) 66161011 (团购部) (010) 52612332 (网络销售)

(010) 66130345 (发行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home.com](http://www.cctphome.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下花园光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105 千字

印 张 6.625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66509618

要想真正明白世间万物，你至少得死过一次。  
既然如此，不如在年轻时死去，因为年轻，  
你还有足够的时间爬起来，重头再活一次。

——乔治·巴萨尼，《费尼兹花园》

献给

我的爱人  
科尔斯顿

天使  
莉莎特

终身挚友  
玛格丽特

# 目 录



|                 |     |
|-----------------|-----|
| 前 言·····        | 001 |
| 序 曲·····        | 005 |
| 追寻托马斯·曼·····    | 045 |
| 对当前问题的哲学反思····· | 089 |
| 关于勇敢·····       | 159 |
| 后 记·····        | 203 |
| 参考书目·····       | 205 |

# 前言



托马斯·曼<sup>1</sup>与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见面时，别人介绍说他是“欧洲文明的化身”。托马斯·曼并没有否认这个说法。诚如罗布·里曼对他满含深情的赞颂：曼的身上无不体现着那个没落文明的方方面面。无论从情感还是理智来看，托马斯·曼都是个地地道道的德国人，但他的代表作品是吸收了古希腊与拉丁文学的精华，模仿《圣经》首尾呼应的形式，以欧洲文学史与音乐史为基垫创作出来的，而他的一系列饱含真知灼见的散文是在学习俄罗斯小说及戏剧大师的基础上完成的。歌德一直是他学习的榜样，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他的隐形对手。跟歌德一样，他畅谈世界文学，并支持世界文学的发展。而里曼则从他的言行中引发普遍主义

---

1 托马斯·曼（1875—1955），德国作家。192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译者注

的思考。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托马斯·曼唯一能做的就是路德、歌德与尼采这些巨人的影子下，循着悲剧的方向，创作了史上唯一一部堪称小说经典的《浮士德博士》，这部小说深刻地诠释了他思想的主要发展脉络。

托马斯·曼也许是最后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人文主义者，他身上的人文主义精神不仅赢得了罗布·里曼的虔诚敬仰，同时也成为尼克萨斯研究院追求的理想。里曼运用各种复杂的价值观评判托马斯·曼的人文主义思想。诚如里曼所述，时间、记忆的概念是至关重要的，正如托马斯·曼在《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开篇中写下的为众人所知的文字：把人带回到存在之初。托马斯·曼采用的叙事顺序给人们留出足够的时间进行反思，让人培养自己的良知和神秘的自我（《威尼斯之死》可以理解为一部关于时间停顿的沉思录）。

古典人文主义价 古典人文主义价值观起源于苏格拉底与柏拉图时期的哲学与政治，认为人的精神世界高于一切。他们坚信人类精神的力量，尽管这种力量是有缺陷的但却是永不磨灭的，它不仅能战胜个人的痛苦（托马斯·曼极为出色地记录下人类的疾病和苦痛），还能对抗历史上周而复始不

断重演的野蛮暴行。托马斯·曼关于人类精神力量的日常创作，被里曼视为一种象征、一门课程，这颇让人感动。

人文主义价值观的分析及界定超出任何个人的能力范围，即便天才也不例外。它需要的是我们所说的、最深层次的对话。无论是在与妻子科尔斯顿·沃尔格林共同创建并管理研究院的过程中，还是对哲学问题的种种思考中，里曼都强调了对话的重要性。通过对话中潜移默化化的过程，真知灼见往往能够从富有争论性的分歧中产生，因此里曼如此青睐对话这种方式也是合情合理的。他的脑海中生动地浮现出苏格拉底与他人展开对话以及举办研讨会的情景，还有托马斯·曼《魔山》中知识与情感的辩论，那简直堪称一绝。只要语言还为人们所广泛使用，只要“我们能一直跟旁人说话”，那么文明就有一线希望，对真理的追求就存有一线希望。

当今世界，有形形色色的力量集结起来攻击人文主义价值观。正如里曼在本书最后一部分、也是最具震撼力的部分宣布的，高雅文化及理性德行绝不会主动反抗集权主义者的野蛮行径。事实上，声名显赫的思想家与艺术家往往是这些野蛮行径的共犯。当前政治民主化、教育机会均等化、大众媒体占据社会的主导地位，



虽然利大于弊，但却严重妨碍了精英主义——致使精英主义仅珍藏于托马斯·曼的思想模式中——即“精神之贵”。至于罗布·里曼倡导的精英标准在什么样的背景下适用？怎样才能让这个标准完全发挥作用？我们现在仍然无法给出肯定的答案。当今社会，精神的力量主要反映在自然科学与技术取得的伟大成就上，反映在人类的经营模式上，而与人文主义时期相比该模式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现在的世界是伽利略与达尔文的世界。Logos<sup>1</sup>（逻各斯）这个词虽然在书中得到了极力赞美，虽然这样的赞美之中未免有点忧心忡忡，但是这个词适用的领域正在不断缩小。

然而，罗布·里曼的反思不会因此而减少，我们也不会否认他的这种思考。因为他善于言辞，因为他是一个即便前途一片渺茫却依然相信光明的人。

乔治·斯坦纳<sup>2</sup>

---

1 Logos，来自希腊语，意为理性、理念。——译者注

2 乔治·斯坦纳，当代最杰出的知识分子之一，不列颠学会会员。2007年获得阿方索·雷耶斯国际奖。——译者注

# 河畔咖啡馆的晚餐

## 序 曲



你究竟是谁，要对美国说话或歌唱？

——怀尔特·惠特曼，《草叶集》

### I

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总是不期而至——但事情总是自然而然地发生。你无法预知什么时候一段友谊或是一份爱情会悄然降临，你也无法预知什么时候自己最深爱的人将与世长辞，真正改变人一生的往往是那些难以预料的事情。每每这个时候，人类的心灵似乎可以感受

到自身的伟大力量——能够权衡什么事情真正重要、什么事情微不足道，能够区别什么应该铭记于心、什么可以轻易忘却。于是，心灵操纵着躯体，调动各种感官，让你能清晰地记录各个细节，然后把所有的细节深深镌刻在心灵上。人类的大脑能够记住日期与事实，但一旦这些信息用不上了，很快就会被遗忘。但牢牢印刻在心上的事情是永远都不会忘记的。这一点在好莱坞经典电影《当哈利遇到莎莉》里得到了很好的诠释，令人印象深刻：只要问一对老夫妇他们什么时候相遇的，他们总能清清楚楚地记起五六十年的事情。他们早已忘记许多事情，但初次的邂逅却永久地镌刻在了心上。

## II

我并不期待2001年11月的美国之行会遇到什么特别的事情，我只是到美国的几个城市和大学访问。在尼克萨斯研究院工作也有让人欣慰的地方，尼克萨斯年度会议经常邀请享誉世界的思想家发表演说，讨论文化与哲学等问题，我因而有机会跟这些思想家会面，并有幸与他们探讨演说内容或与他们一起参加某个主题的座谈会。下一届会议的演说者与演讲主题——“人生的追

求：邪恶”——早已确定下来。主要是因为这个会议，当然还有别的原因，我与许多学者约定了会面时间：在纽约大学会见赫尔曼·麦尔维尔的研究者安德鲁·德尔班科，在芝加哥大学会见J. M.库切<sup>1</sup>，在斯坦福大学会见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的作者约瑟夫·弗兰克及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在华盛顿地区会见著名编辑利昂·维森特尔，他在此前的一届年度会议上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由于迈克·伊格纳蒂夫<sup>2</sup>——他从一开始就积极参与尼克萨斯研究院的各项活动——以及历史学家丹尼尔·戈德哈根都将参加下届年会，因此重访哈佛大学之旅令我倍感欣喜。毋庸置疑，跟所有人的会面都将是愉快而有意义的。但要是期待这些会面特别令人难忘，恐怕只能是一种虚妄。

幸好此次公事之旅的行程安排并不是很紧张，我热切期盼能与伊莉莎白·曼·鲍杰斯在纽约著名的河畔咖啡馆共进晚餐，从阿姆斯特丹启程的那天起，我就一直期盼着这一天的到来。我们很早就约好了，我料想这次

---

1 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1940年生），旅居澳大利亚的南非作家，200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还曾两度获得英国文学最高奖。——译者注

2 迈克·伊格纳蒂夫（1947年生），加拿大自由党前任领袖，知名历史学家、作家。——译者注

约会不过是与旧友愉快地谈天说地罢了，因此并没有什么别的期待。恐怕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伊莉莎白·曼·鲍杰斯的身份了。因为每当我提到她的名字时，人们通常会流露出一种茫然的眼神。我常常不自觉地补充道：

“她就是伟大作家托马斯·曼的小女儿。”然而，我马上意识到这样介绍她实际是在凸显托马斯·曼的重要地位，而对于他的小女儿来说这是不公平的，她身上的特质被忽略了。于是我会提起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主演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我告诉别人这部影片中涉及的事业正是由伊莉莎白开创的，这样总算公平对待她了。

因为后来河畔咖啡馆之夜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位女士，这本书的诞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她。

1918年伊莉莎白在慕尼黑出生，1933年随父母流亡到瑞士，1938年随父母移民到美国，并与意大利文学家、政治活动家、著名的反法西斯分子朱塞佩·鲍杰斯结婚。他们夫妻二人成为争取战后和平运动的领袖人物，这场运动旨在确保世界大战后的长久和平——这种和平需要建立世界组织与国际联盟才能实现。他们得到一些重要人物的支持，如甘地、萨特、加缪、伯特

兰·罗素、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以及托马斯·曼。20世纪60年代中期——比她年长几十岁的丈夫去世了——伊莉莎白发现实现和平的目标在当时的时代显得太过虚无缥缈。她决定做一些实际的事情，于是她投身于短期即可看到成果的事业——环境保护——用这种方式实现和平。

伊莉莎白·曼·鲍杰斯是罗马俱乐部创始人中唯一的女性，罗马俱乐部是第一个把环境问题提到政治日程上的国际组织，其宗旨是提高人们的危机意识及环保意识。然而对她来说，甚至连罗马俱乐部都无法完全满足她的理想，因此她与别人又共同创建了国际海洋学会。该学会致力于维护联合国关于海洋属于世界人民共同所有的公约，根据这条公约，全世界人民对海洋负有共同责任，海洋并不属于某个国家。这项提议在1982年被联合国大会接受，并于1994年正式批准通过（但美国不予支持）。这一切主要是伊莉莎白·曼·鲍杰斯努力的结果。与她交谈过的人数不胜数，她过人的才智、笃定的信仰以及独特魅力给所有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伊莉莎白与自己的朋友弗拉基米尔·霍洛维茨（伊莉莎白年轻时渴望成为一名演奏家，曾与他一同上钢琴课）、布鲁诺·瓦尔特、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贾瓦

哈拉尔·尼赫鲁、英迪拉·甘地、W. H. 奥登、艾格尼丝·梅耶、伊纳齐奥·西隆尼、罗伯特·赫钦斯、罗杰·塞欣斯以及许多其他人一起，同属于20世纪真正的标志性人物。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80岁，住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哈利法克斯市，在当地的达尔豪斯大学担任国际海洋法教授。那是1999年春天，我去拜访她，邀请她在尼克萨斯年会上发表演说，我还建议她用“我的一生”作为题目。因为1950年她的父亲也曾使用相同的题目做演讲，她75岁的父亲就是在那个时候回顾了自己一生的时光。半个世纪过去了，也是时候轮到他80岁的女儿谈一谈她自己的一生了。听到我的建议，她最初有些犹豫：“我不敢沿袭父亲的足迹。”后来，在我的百般劝说下她才肯答应。1999年5月12日，荷兰蒂尔堡大学的会议厅里座无虚席，前排座位上坐着女王贝娅特丽克丝、总理吕德·吕贝尔斯、伊莉莎白的一位朋友以及她的政治盟友。就是在这里伊莉莎白发表了令人难忘的演说。从此以后，我和她成了朋友，彼此一直保持联络。后来聊天中发现2001年我们都要去纽约，于是我们约好一起共进晚餐：11月7日周三晚上7点半在河畔咖啡馆不见不散。

### III

我刚在本子上草草地记下这个约会，出人意料的事情就发生了，而且这两件事没有丝毫联系，但却彻底改变了进餐的环境。

第一件事是“9·11”恐怖袭击事件。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纽约那晚的夜景，当时我刚刚从欧洲飞抵纽约，因为从阿姆斯特丹到纽约的旅途时间太长了，所以我准备在纽约市里四处走走，当作运动，驱散旅途的疲惫。距离灾难之日已过了将近两个月，这个原本灯火通明的城市变得一片阴暗、冷清空荡。除了几辆出租车外，街上几乎没有什么车辆和人流，因为行人稀少，出租车的生意也变得很不景气。我有几个荷兰朋友住在索霍区的伍斯特大街，于是我往那个方向走去，但是他们都不在家。我突然生出一股一般旅游者的冲动，想去看一看世贸中心遗址的现状，于是我朝着百老汇西街的方向走去。我始终分不清笼罩在遗址上空的那一大团乌云到底是真是假。“太可怕了！太可怕了！”——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黑暗的心》传出来的惊叫——在我脑海中惊现，于是我掉转方向，不再向前走了。我从华盛顿广



场坐出租车来到位于布鲁克林大桥桥下的河畔咖啡馆。

在这个空荡荡的餐馆里，我成了第一个光顾的顾客。我挑了一个靠窗的座位，一杯夏敦埃酒在手，我开始出神地遥望远处的自由女神像，而她也正在注视着这座城市。耳边响起杜姆·萨尔瓦多的歌曲《我会一直守望着你》，这支背景音乐渺远地飘荡着，今夜听起来异常忧伤，而我也在等待着两位客人的到来。

没错，是两个人。这就是第二件意外的事情。在我离开阿姆斯特丹之前几天，伊莉莎白打来电话，一番寒暄后，她问我有没有听说过约瑟夫·古德曼。

“我应该知道他吗？”

“实际上，他是个孤僻的人，但他是我的老朋友，我希望他可以跟我们一起吃饭。”

“当然很好啊，不过如果您有时间的话，希望您能多给我讲一些他的事情。”

伊莉莎白年轻的时候曾下定决心要成为一名演奏家，那个时候，她每天从普林斯顿赶到纽约上音乐课，音乐老师伊莎贝拉·温格洛娃是一位伟大的俄罗斯钢琴教师，来自费城的柯蒂斯音乐学院，这位女教师当时除了教伊莉莎白外，还教另一个学生，就是约瑟夫·古德曼。乔（约瑟夫的昵称）比伊莉莎白小3岁，也是从德